

影印版

丰子恺漫画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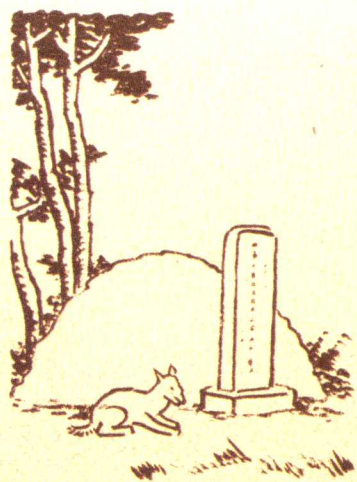
31

丰子恺画
吴浩然编

海豚出版社

护生画集
第五集

1965年
香港波文书局版



影印版

丰子恺漫画集 ③

丰子恺画 吴浩然编

海豚出版社

护生画集

第五集

1965年
香港波文书局版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护生画集:第五集/丰子恺绘.--北京:海豚出版社,2014.6

(影印版丰子恺漫画集)

ISBN 978-7-5110-1920-2

I. ①护… II. ①丰… III. ①漫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38639号

书 名:护生画集(第五集)

作 者:丰子恺

编 者:吴浩然

总 策 划:俞晓群

丛书策划:李忠孝 梅 杰

责任编辑:梅 杰 边海玲 房 蓉

美术编辑:吴光前

责任印制:于浩杰 乔懿丹

总发行人:俞晓群

出 版:海豚出版社

网 址: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: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 编:100037

电 话:010-68997480(销售)

010-68998879(总编室)

传 真:010-68998879

印 刷: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上书店

开 本:20开

印 张:10.5

字 数:210千字

版 次: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5110-1920-2

定 价:3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丰子恺（1898—1975），浙江崇德人，我国现代画家、散文家、美术教育家、音乐教育家、漫画家和翻译家，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。他是中国引进“漫画”概念的第一人，其漫画作品多以儿童为题材，富有童趣，幽默、睿智，反映社会现象。

著有《艺术概论》、《音乐入门》、《西洋名画巡礼》、《缘缘堂随笔》，译有《初恋》、《猎人笔记》、《苦闷的象征》、《源氏物语》等，另有《子恺漫画全集》等作品。

人都说我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，这话半是半非。我小时候，《太平洋画报》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《落日放船好》、《独树老夫家》等，寥寥数笔，余趣无穷，给我很深的印象。我认为这真是中国漫画的始源。不过那时候不用漫画的名称。所以世人不知“师曾漫画”，而只知“子恺漫画”。“漫画”二字，的确是在我的书上开始用起的。但也不是我自称，却是别人代定的。约在民国十二年（1923年）左右，上海一班友人办《文学周报》。我正在家里描那种小画，乘兴落笔，俄顷成章，就贴在壁上，自己欣赏。一旦被编者看见，就被拿去制版，逐期刊登在《文学周报》上，编者代为定名曰：“子恺漫画。”以后我作品源源而来，结集成册，交开明书店出版，

就仿印象派画家的办法（印象派这名称原是他人讥评的称呼，画家就承认了），沿用了别人代定的名称。所以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，我只承认漫画二字是在我的画上开始用起的。

其实，我的画究竟是不是“漫画”，还是一个问题。因为这二字在中国向来没有。日本人始用汉文“漫画”二字。日本人所谓“漫画”，定义如何，也没有确说。但据我知道，日本的“漫画”乃兼指中国的急就画、即兴画，及西洋的卡通画的。

但中国的急就、即兴之作，比西洋的卡通趣味大异。前者富有笔情墨趣，后者注重讽刺滑稽。前者只有寥寥数笔，后者常有用钢笔细描的。所以在东洋，“漫画”二字的定义很难下。但这也无用考据。

总之，漫画二字，望文生义：漫，随意也。凡随意写出的画，都不妨称为漫画，因为我作漫画，感觉同写随笔一样。不过或用线条，或用文字，表现工具不同而已。

我作漫画断断续续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。今日回顾这二十多年的历史，自己觉得，约略可分为四个时期：第一是描写古诗句时代；第二是描写儿童相的时代；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；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。但又交互错综，不能判然划界，只是我的漫画中含有这四种相的表现而已。

我从小喜读诗词，只是读而不作。我觉得古人的诗词，全篇都可爱的极少。我所爱的，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，甚至一句。这一句我讽咏之不足，往往把它译作小事，粘在座右，随时欣赏。有时眼前会现出一个幻象来，若隐若现，

如有如无。立刻提起笔来写，只写得一个概略，那幻象已经消失。我看看纸上，只有寥寥数笔的轮廓，眉目都不全，但是颇能代表那个幻象，不要求加详了。

有一次我偶然再提起笔加详描写，结果变成和那幻象全异的一种现象，竟糟蹋了那张画。恍忆古人之言，“意到笔不到”，真非欺人之谈。作画意在笔先，只要意到，笔不妨不到；非但笔不妨不到，有时笔到了反而累赘。有的人看了我的画，惊骇地叫道：“噫，这人只有一个嘴巴，没有眼睛鼻头！”“噫，这人的四根手指粘成一块的！”甚至有更细心的人说：

“眼镜玻璃后面怎么不见眼睛？”对于他们，我实在无法解嘲，只得置之不理。管自读诗读词，捕捉幻象，描写我的“漫画”。《无言独上西楼》、《几人相忆在江楼》、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





等便是我那时的作品。初作《无言独上西楼》，发表在《文学周报》上时，有一人批评道：“这人是李后主，应该穿古装，你怎么画成穿大褂的现代人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不是作历史画，也不是为李后主词作插图，我是描写读李词后所得的体感。我是现代人，我的体感当然作现代相。”这才足证李词是千古不朽之作，而我的欣赏是被动的创作。

我作漫画由被动的创作而进于自动的创作，最初是描写家里的儿童生活相。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，尤其是那时，我初尝世味，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，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，只有儿童天真烂漫，人格完整，这才是真正的“人”。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，在随笔中、漫画中，处处赞扬儿童。现

在回忆当时的意识，这正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。这些画我今日看时，一腔热血，还能沸腾起来，忘记了老之将至。这就是《办公室》，《阿宝两只脚，凳子四只脚》，《弟弟新官人，妹妹新娘子》，《小母亲》，《爸爸回来了》等作品。这些画的模特儿——阿宝、瞻瞻、软软——现在都已变成大学生，我也垂垂老矣。然而老的是身体，灵魂永远不老。最近我重展这些画册的时候，仿佛觉得年光倒流，返老还童，从前的憧憬，依然活跃在我的心中了。

后来我的画笔又改方向，从正面描写成人社会的现状了。我住在红尘万丈的上海，看见无数屋脊中浮出一只纸鸢来，恍悟春到人间，就作《都会之春》；看见楼窗里挂下一只篮来，就作《买粽

子》；看见工厂职员散工归家，就作《星期六之夜》；看见白渡桥边白相人调笑苏州卖花女，就作《卖花声》……我住在杭州及故乡石门湾，看见市民的日常生活，就作《市井小景》、《邻人之爱》、《挑荠菜》……我客居乡村，就作《话桑麻》、《云霓》、《柳荫》……这些画中的情景，多少美观！这些人的生活，多少幸福！这几乎同儿童生活一样的美丽。我明知道这是成人社会的光明的一面。还有残酷、悲惨、丑恶的黑暗的一面，我的笔不忍描写，一时竟把它们抹杀了。

后来我的笔终于描写了。我想，佛菩萨的说法，有“显正”和“斥妄”两途。西谚曰：“漫画以笑语叱咤人间。”我为何专写光明方面的美景，而不写黑暗方面的丑态呢？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、悲惨相、丑恶相、残酷相，

而为它们写照。《颂白者》、《都市奇观》、《邻人》、《鬻儿》、《某父子》，以及写古诗的《瓜车翻覆》、《大鱼啖小鱼》等，便是当时的所作。后来的《仓皇》、《战后》、《警报解除后》、《轰炸》等，也是这类的作品。

有时我看看这些作品，觉得触目惊心。恍悟“斥妄”之道，不宜多用，多用了感觉麻木，反而失效。于是我想，艺术毕竟是美的，人生毕竟是崇高的，自然毕竟是伟大的。我这些辛酸凄楚的作品，其实不是正常艺术，而是临时的权变。古人说：“恶岁诗人无好语。”我现在正是恶岁画家；但我的眼也应该从恶岁转入永劫，我的笔也不妨从人生转向自然，寻求更深刻的画材。我忽然注意到破墙的砖缝里钻出来的一根小草，作了一幅《生机》。这幅画真正没有几





笔，然而自己觉得比以前所作的数千百幅精工得多，以后就用同样的笔调，作出《春草》、《战场之春》、《抛核处》等画。有一天到友人家里，看见案上供着一个炮弹壳，壳内插着红莲花，归来又作了一幅《炮弹作花瓶，世界永和平》。有一天在汉口看见一枝截去了半段的大树正在抽芽，回来又作了一幅《大树被斩伐》。《护生画集》中所载《遇赦》、《悠然而逝》、《蝴蝶来仪》等，都是这一类的作品，直到现在，我还时时描写这一类的作品。我自己觉得真像沉郁的诗人。诗人作诗喜沉郁。“沉郁者，意在笔先，神在言外。写怨夫思妇之怀，写孽子孤臣之感。凡交情之冷淡，身世之飘零，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；而发之又须若隐若现，欲露不露。反覆缠绵，

终不许一语道破。”（陈亦峰语）此言先得我心。

古人说：“行年五十，方知四十九年之非。”我在漫画写作上，也有今是昨非之感，以后如何变化，要看我的心情如何而定了。

一九四七年十二月

護生畫集

(第五集)

豐子愷畫
虞愚書

護生畫集

第五集

豐子愷畫
虞愚書

「護生畫集」五集合刊附言

子愷居士隨順眾願，提早完成護生畫第五集，仍由衲辦理募印出版事宜。此實法界之盛事，亦眾生之福音，深可慶喜者也。抑尤有可慶喜者：護生畫原稿，除第四集及第五集原由衲保存外，其餘第一、二、三集一向散佚世間，無法收集；數十年來兵燹頻仍，存亡尤不可卜。豈知去歲忽逢勝緣，全部發見，並已收集，保存於星洲薈蘭院。此次一至四集重刊，隨第五集同時行世，皆依原稿製版者，此誠意外之美事，亦護生界之佳話，不可不為讀者告慰者也。查第一集原稿，乃弘一大師手寫，一九二八年出版時用後，由出資刊印者上海某君保存，後輾轉流傳，入於大法輪書局蘇慧純居士之手，但畫已損失，只剩文字。第三集原稿，乃葉恭綽居士書寫，一九四九年出版時用後，亦由蘇慧純居士保存。惟第二集行跡最奇；其文字亦係弘一大師手寫，一九四〇年出版用後，先由出資刊印者某君保存，戰後其人家遭變故，原稿不知去向。去歲之秋，子愷居士有私淑弟子

朱南田居士，向在上海釀造廠供職，而長於詩詞，愛好書畫，某日告子愷居士，彼於某年在上海舊貨攤上發見護生畫第二集文畫原稿，已經裝裱成冊，索價甚昂，朱心雖愛好而力不能購，乃將家中沙發椅售去，始能購得。子愷居士深爲驚喜，來函道及此事。時衲正計劃重刊各集，苦於複製品不甚清楚，不宜重行製版，得此佳訊，喜不自勝，即函請子愷居士向蘇朱二居士借用原稿，乃蒙二居士慷慨捐贈，復由子愷居士發心將第一集損失之畫五十幅重新繪製，使成完璧。於是五冊護生畫集之文字與圖畫之原稿，全部齊集於薈菴院矣。二居士護法之誠，深可讚善；而朱居士爲道割愛，尤堪敬佩。衲已另加裝裱，妥爲保存。今後護生畫集重刊時，常可據原稿製版，盡善盡美。此非至可慶喜之事乎？

夫護生之道，功德莫大，可動天地，可驚鬼神。區區紙墨原稿，顛沛流離於數十年來千戈擾攘之世，竟能失而復得，完全無缺，此非偶然之事，蓋冥冥之中佛力加被，有以完成此奇蹟也。

乙巳仲夏衲廣洽記於星洲薈菴院

序言

廣洽先生師刊行獲生書集第四集，至今已閱六年，其間各方讀者寄來詩文題材甚多，且有盼望第五集提早出版者，據余三十餘年前夙願，自弘治大師未歲時開始，每年出一冊，幅數依題數，直至大師百齡時出第六集百幅為止，此計劃，第五集當在大師九十歲時即五十九年出版，文畫各九十幅，玄歲檢閱題材，玄九已不逮，而廣洽法師亦來信勸余提早編繪，因即將未稿加以圖飾，並自作補充，今已湊足九十二數，乃請虞愚若士書寫，仍交廣洽法師審定刊印，蓋係提早四年出版也，但至今後各方讀者延津湧躍，提供題材，俾第六集百幅亦能提早出版，則夙願咸遂，功德圓滿矣，當與廣大讀者及廣洽法師共勉之。

乙巳仲夏緣之堂主人 託於海上日月庵



曉露零香粉
風拂畫衣輕
原直手未忍
雙飛

清熱詩仙九蝶詩
虞忠書



輕執原在手
未忍換雙飛



門前老水白蘋花
岸上些人小艇斜
有士
經過江欲著
散拋殘
食餌神物

宋孫元憲竹枝詞
盧忠古